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史殿榮

篁墩文集卷九

明 程敏政 撰

制策

皇帝制曰朕惟古昔帝王之為治也其道亦多端矣然而有綱焉有目焉必大綱正而萬目舉可也若唐虞之治大綱固無不正矣不知萬目亦盡舉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宜乎大綱正而萬目舉也可歷指其實而言歟說者謂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宋大綱亦正萬目未盡舉

不知未正者何綱未舉者何目與已正已舉之綱目可得而悉言歟我祖宗之為治也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固無異於古昔帝王之治矣亦可得而詳言歟朕嗣承大統夙夜惓惓惟欲正大綱而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百姓富庶而無失所之憂四夷賓服而無梗化之患薄海內外熙然泰和可以增光祖宗可以匹休帝王果何行而可必有其要諸士子學以待用其於古今治道講之熟矣請明著於篇毋泛毋畧朕將親覽

焉

臣對臣聞中庸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盖一者誠也以之脩身則可以正天下之大綱以之為治則可以舉天下之萬目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者純乎此而已大哉誠乎原於天性於人亘萬古而不息放四海而皆準人倫舍是則無自而明風俗舍是則無自而厚養民舍是則無所恃而臻於富庶御夷舍是則無

所恃而致其咸賔盖天下之理雖衆求其操之約制之廣莫有過於誠之一言者其可視為迂濶不急之談而别求新竒可喜之論哉伏惟皇帝陛下嗣大歷服以來歳一週矣賤貨貴徳思存此誠而不雜制治保邦思守此誠而不踰内焉聖母太后日夕化導之切外焉執政大臣左右輔弼之勤所以登三邁五光前裕後者殆基於此矣然猶體道謙沖不自滿假念太祖創業之艱難列聖守成之

不易首進臣等於廷詢以治道欲以匹休往聖增光祖宗其圖治之心可為健矣然竊思之開茂科策多士祖宗以來相承既久未知今日陛下之意姑以遵累朝之舊典備他日之故事而已邪抑真欲周詢衆論博盡羣情以冀萬分之助也臣誠愚昧不知所出然幼學壯行之志得於聖經賢傳之間者敢不精白一心傾竭底緼以稱淵衷塞明詔臣聞治天下有本焉大綱是也有末焉萬目是也

大綱不正則治道有未純萬目不舉則治法有未備然大綱之或正或否萬目之或舉或遺則係於人君此心之誠何如耳臣甞觀於唐虞之際欽明文思允執厥中濬哲文明允迪厥德堯舜之德同一誠也故惇叙九族藹然公族之親釐降二女肅然閨門之禮內承頑父秉夔夔之誠外撫傲弟盡烝烝之乂其大綱之正如泰山磐石之根固其勢尊安而不可揺也於是乎近有百揆四岳丞弼於

内遠有州牧侯伯承宣於外命羲和以典厯象而敬天勤民之事舉命夷夔以典禮樂而化民成俗之道明庶政咸熈府事允治則萬目亦無有不舉者焉臣嘗觀於三代之時惟日孜孜大德是懋小心翼翼細行亦矜禹湯文武同一誠也故彛倫攸叙文命敷于四海人紀肇脩帝命式于九圍后妃有闗雎窈窕之德公族有麟趾信厚之風其大綱之正如長河大川之源深其流演迤而不可窮也

於是乎有典則以貽子孫而鈞石之度無不具制官刑以警有位而風愆之戒為甚嚴六典八法之制無一不備五禮六樂之法無一不周則萬目亦無有不舉者焉蓋二帝三王之德純乎誠故能正大綱舉萬目致雍熙泰和之治卓乎非後世之所能及矣漢之高帝喪義帝則君臣之義明尊太公則父子之倫正封同姓以連城非私也所以惇周親祀孔子以大牢非過也所以崇聖道其大綱之

正亦可美也然制禮頗襲於秦而用之朝廷者乃綿蕞之儀作樂不稽於古而奏之郊廟者乃趙代之謳定律令而八刑糾民之法隳申軍法而九伐正邦之意泯建官無制太尉御史位乃參於三公養民無法閭右强宗田或連夫阡陌是以世代相承德化不純而萬目未舉也其所以未舉者未究夫誠之用而雜於霸耳唐之太宗定府兵之制而農無養兵之費立世業之法而下無兼幷之患以

租庸任民則農有定業以職事任官則官無虛名
其萬目之舉亦可嘉也然脅父以起兵則君臣之
義睽廹父以傳位則父子之道缺蹀血宮門則兄
弟之情薄麀聚後庭則夫婦之倫亂慕和戎之利
嫁貴主於遐方是伉儷非偶也舍天子之尊稱可
汗於萬國是名號不正也是以子孫相繼慚德為
多而大綱未正也其所以未正者未悉夫誠之本
而雜於利耳宋祖開基仁義立國遵慈訓而不違

金匱之盟可見其孝愛晉王而卒授神器之重可見其友家法之正而宮闈之醜未聞也傳授最明而廹奪之禍無有也洞開諸門悟君心之當正蓋有契乎正心之學偶讀二典嘆法網之太密蓋有得乎敬刑之旨然宋之大綱若無愧於三代而法制反有歉於漢唐以詩賦記誦求士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叙位無官司課試之方選宿衛則不能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教宗室則無以合

先王親蹀隆殺之宜國用病於空虛兵威患於不振其萬目未盡舉者豈非以其徒事靡文而未得夫誠之說乎雖然漢宋大綱雖云正矣然因寵而啟人彘之禍因爭而有廢后之失亦烏能深究夫誠之本而大綱豈盡正邪唐之萬目雖云舉矣然禮樂議而不能興封建講而不能行亦烏能真悉夫誠之用而萬目豈盡舉邪是則漢之雜王以霸唐之居夏用夷宋之文浮於實其君德僅止於小

成治效不逮於隆古者豈有他哉誠與偽之間耳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勇智之資克配成湯寛仁之度逺過漢祖取土宇於羣盜攘敓之際復人紀於一統者定之初追帝先世則武王尊親之孝也封建諸王則帝堯睦族之仁也立學校以明人倫正祀典以絶誣妄后妃不得與政戚畹不得秉權其大綱正矣置屯設守則内外相承列爵建官則體統不紊律令有定條而人易於遵守田賦有定制

而民便於轉輸朝覲會同之禮粲粲乎成周之大典黜陟考課之法鑿鑿乎隆古之弘規其萬目舉矣然考夫聖德之所臻治效之所極真有合乎二帝三王立誠達本之旨故能正大綱而舉萬目若是其盛且久也繼是以來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之茂衍洪圖宣宗章皇帝英宗睿皇帝之丕承駿烈所以超漢唐軼有宋而追踪於唐虞三代者一皆守我太祖高皇帝之家法而莫敢違焉仰惟

陛下即位之初隆大孝於兩宫篤至仁於九族御經筵以緝熈聖學親政務以延攬英才誠有志於大綱正萬目舉矣且儒道所以明人倫也陛下幸太學以重儒道則人倫宜無不明教化所以厚風俗也陛下建皇極以敦教化則風俗宜無不厚親耕籍田而下寛租之令頻發内帑而施賑貸之恩宜乎百姓富庶無失所之憂也講武練卒屢有戒嚴之詔出師命將務收奏凱之功宜乎四夷賓服

無梗化之患也然而人倫尚未盡明風俗尚未盡厚生民猶有啼饑號寒之苦四夷猶有乗機犯順之虞者豈陛下之誠有未盡歟臣請為陛下言之人倫之不明由學政之廢弛也今雖有董學之官而食廩縻禄坐待他遷雖有司教之職而倖進茍就無復自振以致為士者視合汙為常情詆好脩為要譽天下茫然不知儒道之可遵陛下誠能使方行端言之士任興學之責遴選國學之生以清

其本嚴考郡縣之貢以塞其流大掃夙昔之因仍明示天下之趨向則人將知耻好義而人倫豈有不明者哉風俗之不厚由士習之不正也且苞苴往來者進用而無書抵政府者或至於擯斥左右先容者登庸而同巷不求見者或至於罷歸以致士夫之間正色自持者見疎諛言取悦者得志天下靡然不知名節之可重陛下誠能使正直剛明之人首銓曹之任精揀候銓之庸人勿持姑息嚴

察外任之不職勿事模稜杜僥倖之門重奔競之罰則人將斂華就實而風俗焉有不厚者哉民不可以不安而安之則係於守令也今之守令非國學因仍之徒即銓曹陸沉之士跡其平時不遂之心而肆其今日可為之勢以巧取民財為良圖以期會簿書為能事如是而求百姓無失所之憂未之有也臣願陛下復十科薦士之法勿專其柄於銓曹舉八柄馭臣之制勿限其職於資格著循良

之勳者特寢犯貪汙之罪者連坐將見守令皆賢
才而百姓不難於富庶矣夷不可以不攘而攘之
則係於將帥也今之將帥非勳戚之家即隂襲之
子以科斂侵年為職業以蒐閱訓練為忌諱閒居
則夤緣以進事敗則世禄猶存如是而望四夷無
梗化之虞未之有也臣願陛下儒生可將即授之
兵柄而勿以儒生拘行伍可用即任以閫寄而勿
以行伍限有功即賞不以疎遠而或遺有罪則黜

不以親貴而倖免將見將臣皆良士而四夷不難於賓服矣然此數者惟視陛下此心之誠何如耳然欲求心之誠非力於帝王之學不可夫格物致知所以明此誠也誠意正心所以體此誠也淫聲美色足以蕩此誠臣願陛下斥聲色而不邇瓊宫瑶臺足以移此誠臣願陛下罷土木而勿營馳騁弋獵迷此誠之鴆毒也臣願陛下戒游田珍禽奇獸害此誠之稂莠也臣願陛下謹好尚忠鯁之言

陛下勿以逆心而拒之所以保此誠也諂諛之說

陛下勿以順志而從之恐其間此誠也熟之於講

授之間嚴之於對越之頃養之於虛靜之中存之

於紛擾之際以是而脩身以是而為治大綱奚患

其不正萬目奚患其不舉由是增光祖宗匹休前

聖海寓內外春風泰和而重華之德丕承之功不

在舜武而在陛下矣陛下之策臣者臣既條陳於

上然臣於終篇復有獻焉欲陛下正心以立天下

之大本使此誠堅於内獨斷以收天下之大權使此誠著於外兩者兼盡内外交脩而大綱之正萬目之舉皆不能外陛下意向之所如矣古之人君其於此心或不自正則必有異端之徒進其前而誘之者故大學謂心正然後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而董子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則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臣願陛下敬以直内念此心之不可放而操之使由學問思辨而篤於行則視聽言動

莫非天理而外欲不能奪矣古之人君其於此權或不自收則必有近習之臣睨其旁而竊之者故洪範謂惟辟作福作威而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臣願陛下義以方外念此權之不可移而收之使由形著動變而底於化則慶賞刑罰一出至公而邪氣不能干矣夫如是則大綱自正萬目自舉聖德之體全聖智之用周彼端居玄默以求所謂正心侵官自用以求所謂獨斷者其

何足以與於斯是則誠之一字固聖德之始終而正心獨斷二者尤聖治之切要蓋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而天德則誠矣此臣所以繫其詞而不敍為陛下極言之雖然孟子謂不誠未有能動者而程子謂一有不誠則九者皆虛文則夫欲求天下之治以正大綱而舉萬目者舍是將何所致其力哉臣學不足以稽古才不足以應變然所言必本於道不敢肆為淺近之說所陳必切於事不

敢過為矯激之談惟陛下留聽而採納焉幸甚臣

謹對

篁墩文集卷九

篁墩文集卷十

明 程敏政 撰

奏議 表 策問

奏乞省親

左春坊左諭德臣程敏政謹奏為陳情乞恩省親事臣原籍直隸徽州府休寧縣人直隸瀋陽中屯衛官籍由進士除授翰林院編修歷陞前職竊思有父信原任南京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并母林氏俱在原籍居住臣

自授官到今一十三年一向為因纂修史書經筵進講并隨侍東宮殿下講讀不敢言私又無在外公差得以便道回還省視不意今年七月初六日有弟敏行在家侍養因身故臣父母俱年六十之上忽遭此變必難堪處為此披瀝衷情仰瀆天聽伏望皇上憫臣哀懇容臣給假回還少盡父子兄弟之義省慰畢日依限前來供職以圖補報則臣舉家生死無任感戴聖恩之至具本親賫謹具奏聞伏候敕旨成化十四年十月十八日左

春坊左諭徳臣程敏政本月二十日該通政司官於奉
天門奏奉聖旨准他去給與脚力著上緊來該衙門知
道欽此

奏乞終制

守制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程敏政奏為乞
恩終制事弘治十年五月二十四日有臣本府官奉巡
撫官劄付該吏部咨開内閣大臣因纂修書籍奏准起
復臣為副總裁官催臣起程者臣聞命驚惕不遑即時

望闕謝恩訖伏念臣自前歳有母之喪荷蒙皇上諭祭賜葬給驛還鄉天地之恩無階上報況兹纂修書籍正臣職業但臣服制未闋哀疢之中莫由自効伏望皇上矜憫許臣終制前來供職總裁之副非臣敢當分館所修願竭駑鈍臣無任隕越待罪之至具本專令家人親賫具奏聞伏候敕旨

奏考正祀典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程敏政謹奏為

考正祀典事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於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況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於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其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於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

歆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為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為關繫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官欲出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于改作臣考之於書揆之於心不敢妄為異同謹畫一條陳上瀆聖覽伏乞皇上丕顯文謨主張斯道仍下禮部通行集議采而行之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為百世可遵之典使世教有興起之益

人心得趨向之公其於治道未為無補謹具奏聞

一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

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於舊

注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

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

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

與義之可否而釐正於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

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隲之名為秘書歷官南郡太

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剌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於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

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盖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注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于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訓詁一書黜周王魯又注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盖異端邪説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賔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

則又造謝不慙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為贓吏
子為賊徒可為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
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
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
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
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
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餽遺洛中貴要紿人曰
懼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瘿之譏

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

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况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怪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

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盖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

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偽儒免欺世之名

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

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

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子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朱子集注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

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於衛祀放於曾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

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揚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况揚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

過少之說今言者欲并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
為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
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
多大約以為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
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
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
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
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

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為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為少

述著而不得比於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為闕典甚矣況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以謂瑗無

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為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歿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于學宫最得禮意

一自唐宋以來以顔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顔子之父顔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

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為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為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為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為杞國公謚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

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别立一祠中祀啓聖王以杞國公顔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況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於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游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没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

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於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啟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為虛文矣弘治元年八月初三日奉聖旨這本禮部照例會官議欽此

龜山先生從祀議

翰林院為崇祀典以重道學事該禮部手本開送國子

監博士楊廷用奏前事要將宋儒龜山楊時定議從祀孔子廟庭查得成化元年浙江紹興府知府彭誼亦要將楊時從祀及福建將樂縣歲貢生員何昇亦奏前事內稱宋儒朱熹張栻元儒許衡吳澄俱以有功聖門得預從祀而楊時獨不得預近年南京國子監祭酒謝鐸亦以為言可見後學之心皆有未安已經行移翰林院議擬定奪外合仍照例用手本行請本院查照議擬徑自具奏等因謹按諸儒從祀於孔門者非有功於斯道

不可然道非後學所易知也要必取證於大儒之說斯可以合人心之公竊考程氏遺書及朱子伊洛淵源録所載龜山楊氏行狀墓誌等文俱稱其造養深遠踐履純固温然無疾言遽色與明道程子相似方其學成而歸程子目送之曰吾道南矣然則是道也豈易言哉自兩程子嗣孔孟不傳之統及門之士得以道見許者龜山一人而已蓋龜山一傳為豫章羅氏再傳為延平李氏以授朱子號為正宗文定胡氏親承指授而春秋之

傳作南軒張氏上泝淵源而太極之義闡心學所漸悉本伊洛使天下之人曉然知虛寂之非道訓詁之非學詞華之非藝則龜山傳道之功不可誣矣崇宣之世京黼柄國躋王安石於配享位次孟子而頒其新經以取士士尊安石為聖人不復知有孔子誦新經為聖言不復知有古訓僭聖叛經凡數十年龜山入朝首請黜其配享不令厠宣聖之廟庭廢其新經不令蠧學者之心術又請罷綱運以收人心斥和議以張國勢竄權臣以

正邦憲培主德以崇治本竑議讜言雖不盡用然使天下之人知邪說之當息詖行之當距淫辭之當放則龜山衛道之功亦不可掩或有疑其出處之際而少其著述之功則亦有可言者朱子謂龜山之出惟胡文定公之言最公曰當時若聽用決須救得一半而文定亦曰蔡氏焉能浼之然則以出處見疑者未考之過也龜山值洛學黨禁之餘指示學者以大本所在體驗之功轉相授受而朱子得聞其指訣則見於何鎬之書朱子於

理一分殊之論稱其年高德盛而所見益精則見於西銘之跋要之無龜山則無朱子而龜山之道非知德者殆未可輕議然則以著述見少者亦未考之過也又按元史至正二十一年因杭州路照磨胡瑜建言已將龜山與延平李氏文定胡氏九峯蔡氏西山真氏俱加封爵列從祀以世變不及徧行天下此殆近於禮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然則親講於龜山若文定私淑於龜山若朱張咸在侑食而近私淑於朱子若蔡真遠私淑

於朱子若許吳亦在侑食獨其師有傳道衛道之功可以繼往開來抑邪與正者反不預焉揆之人心誠為闕典考大儒之定論參前代之故實伸弟子從師之義慰後學向道之心以龜山躋於從祀宜合公言謹議

擬武成王廟配享名將議

臣竊觀先王制禮五而軍處其一置卿六而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不聞別有所謂將帥與六卿鈞禮者蓋當其時田以井授士有專業兵之出於農者非孝弟

力田之人則庠序教養之士也將之見於用者非里閭族黨之師則公卿大夫之選也文事武備實相為用豈有二道哉自周之衰諸侯暴横井田既廢兵農遂分著書者以權詐相矜謀國者以首功相尚所謂名將者大抵多從衡捭闔之徒或盜賊裔戎之傑而先王之軍禮師制蕩然盡矣唐之中世詔立武成王廟以尊禮太公取歴代之號名將者而侑食焉比於孔子宋元因之則既已失文武一道之義至其所取者又皆秦漢以來四

夫之勇一時之功比類觀之猥雜殊甚雖嘗一再更定
而狃於世所習稱之人卒無以致去取之當也夫太公
奮鷹揚之勇以誅紂陳丹書之訓以戒君所謂經天緯
地之文戡定禍亂之武實兼有之誠聖王之上佐三代
之仁人與周公名公相為伯仲者也顧其侑食一堂之
上者乃如彼其猥雜尚父有靈其恥與之相處也審矣
齋居暇日盡取歷代史傳考其人之出處別加訂定其
大意則取其身兼將相才具文武內行淳備經術通明

識君臣之義達去就之理有翊運佐王之勲有匡時贊治之畧有足兵裕國之能有危身徇主之節有靖亂復辟之功有綏遠攘外之績者共得若干人雖其所行未能盡合聖軌上比孔庭然亦足以範橐鞬之士當俎豆之選凡秦漢以來沾沾以舞智為奇悻悻以鬬力為勇乘時徼利不耻不忠生事取功不畏不義者悉加刋削庶幾為學者有以知親上死長之義為邦者可以施勝殘去殺之教先王之軍禮可復大司馬之職任可舉而

仁義之將節制之師亦庶乎可以復見於盛世矣

代衍聖公謝修闕里廟庭表

孔子六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弘泰等荷蒙先帝以闕里廟庭歲久傾圮特命有司重加修葺近告工完謹奉表稱謝者臣弘泰等誠懽誠忭頓首上言伏以文教誕敷離照普臨於海宇儒宗大慶輪奐新復見於宫牆成千載之偉觀匪一家之私幸光覃魯國典邁前王兹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備中和志兼謨烈乾綱獨運闢四

門以廣忠言渙號孔揚奉兩宫以隆孝治登延耆俊屏斥異端講耤田之禮以厚民生却貢獻之私而恢邦計加崇釋奠重師表百王之功常御法筵究刪述六經之旨當廟宇落成之日應治元初紀之期載念先皇舉斯盛典屢勤大吏督彼羣工出官帑以佐經營發役人以克輸作禮庭中起視昔有加寢殿相高於文斯稱像設儼衣冠之肅歲時增俎豆之輝文星遠應乎壁奎化雨再沾於洙泗總賴乾坤之力致茲輪奐之休臣爵與上

公身叨主祀孔林無恙企聞詩聞禮之風闕里有嚴愧肯構肯堂之業侍虞庠而觀盛舉已被鴻恩瞻嵩岳以祝釐藩釐載申微悃伏願配乎天配乎地慶無疆之治於一人作之君作之師享有道之長於萬世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賜鮮果

臣敏政等謹題今日早伏蒙皇上遣内臣黄昇頒賜臣等鮮果五品臣等猥以末學叨侍經筵曾無啟沃之功

乃獲光榮之賜珍品遥分於紫禁非才深愧於素餐頓首拜受之餘無任感激之至弘治元年五月二十九日

應天府鄉試策問

一

問古聖王必有謨訓以範來裔俾世守之故嗣君有道延祚無疆不可尚已漢唐之治雜霸雜夷而宋之治亦文浮於實雖間有典章之存去古遠矣仰惟我太祖高皇帝以武功定海内以文德開太平其所以貽謀垂憲

者有皇明祖訓以著一代家法有諸司職掌以昭一代治典有大明集禮以備一代儀文有大明律以定一代刑制育才則有卧碑之條教民則有榜文之布恤軍士則有條例之頒嚴釋老則有清教之録其慮周其説詳蓋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實與古聖王相傳心學之大要不約而同也嘗竊以為聖子神孫舉而措之可以興至治名臣碩輔遵而行之可以成駿功有不待更張而外求者矧諸士子出於南畿誦服聖訓固宜其習且審

也其節目次第良法美意願悉陳之以為我皇上繼志述事之一助焉

二

問願治之君輔治之臣必以敬天勤民為首務三代而上無容議矣漢唐宋以來或不俟災變常畏上天之鑒臨或不待歲凶先議貧民之賑貸或四方災異郡未及上而輒以聞或諸路水旱無論巨細而悉以奏此皆能防患於未然者或因大水有減樂府省苑馬諸美事或

因歲荒有决疑獄制常平諸惠政或力主捕蝗之令而民不至大饑或周盡救荒之策而民多所全活此皆能弭患於已然者其君臣同德之詳協恭之效可得聞乎山頹孛見天意何如其可回而乃以天變為不足畏然厲精圖治之君方授之柄而不疑何也夏霜秋螟民生何如其可遂而乃以湯旱為桀之餘然雄才大略之主方甘其諛而不悟何也若是者其君臣之間當孰任其責乎我朝列聖奉天子民思所以得萬國之懽心繼三

代之聖軌者誠非漢唐宋可及也邇者有修德弭災之詔聞于庭有振窮周乏之使屬于道然議臣建白未足以當聖心有司奉行未足以宣聖澤茲欲使天意復而民困蘇以副皇上願治之意必有說焉諸士子尚極陳之以觀明體適用之學

三

問經史之微詞奥義至程朱出而後千百年之疑誤析之訂之無餘藴矣然天下之理有開必先固亦有生於

程朱之前其精識卓見迥出一時豈理根於人心者自不容泯乎如追復家象之舊使不離附經後存古之義大矣而在魏甘露初有舉之以問太學者表章學庸之書使不雜置記中闡道之功深矣而在宋天聖間有筆之以賜進士者權之一字漢以來儒者所不識也然唐人嘗見於易鎮之疏敬之一言秦以下學者所未聞也然魏人嘗著於法象之篇談命者泥術數而莫知窮理之原相貞元者乃有造命之説求治者急功利而莫知

格君之本相元和者乃有正心之對尊孟子性善之論曰此大功也然六條之奏出於後周挈逝者如斯之言曰此絶學也然勵志之詩聞於西晉推蜀繼漢所以正司馬氏也顧有以之著漢晉春秋者矣黜周存唐所以擿歐陽子也顧有以之改吳兢國史者矣凡此皆天下至理所在不容易視之也將其人偶見於此而餘不足論乎或程朱之説反出於此乎否也諸士子博學而反諸約以待問者久矣願悉其人以對

四

問世之治亂常繫君子小人之進退而人君所患常在君子小人之難知蓋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苟無灼見之明則或以君子為小人以小人為君子者衆矣此知人所以自古為難也昔四國流言人皆以為疑而金縢之啟卒彰於天威辨言亂政人皆以為賢而兩觀之誅莫逃於聖鑒使非天與聖人則二人之邪正終莫能辨矣乃若冲年嗣位之君宜其懵於此然能破上書者之詐

而稱大將軍之忠至於左右皆驚何其明也果敢聰明之主宜不為人所欺然舉世皆知其相之奸而獨信任之以為朕殊不覺何其蔽也嗚呼人君孰不欲有治無亂進君子退小人然而往往如彼者豈不以知人為難無道以燭之邪欽惟我皇上清明在躬宵旰圖治於執政之臣任之未嘗不專而於懷欺之徒去之未嘗不決蓋遠法堯舜之明而漢以下不足言矣兹欲使所進皆君子而在下無遺賢所遠必小人而在位無留慝以永

保國家太平之治是必有道也諸君子學古入官於前代治亂之迹講之熟矣其為我明著其說將以獻於上焉

五

問一代之興必有佐命世臣與國咸休自殷周以來則已然矣顧其子孫不能無中微之日則為人上者必振之以昭先烈示後勸若漢高帝功臣罷侯者至宣帝而後復之光武功臣失爵者至安帝而後續之汪濊之恩

忠厚之澤見於史者可考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建萬世不拔之業雖出於天命然佐命有功之臣疑亦萬世不可忘者考諸當時不特分茅錫爵傳之子孫或陪葬孝陵或配享太廟或褒其忠勲於祀典報功之禮遠過前代而其子孫在今日有禄食者葢已無幾試以其大者言之有才本王佐可方漢之留侯者有勇冠諸軍可比唐之鄂公者有從起帝鄉撫定八州有功無過者有貴為帝甥常將偏師有勝無敗者有收方氏而靖海上

者有縛明昇而下全蜀者有以禦偽吳前後伏節於潮東者有以拒偽漢前後死忠於江漢者有手殪伏賊而彌肘腋之變者有併為諜書而收敵愾之功者有以幃幄翼衛之勞兄弟封公者有以方面專征之績兄弟封侯者其大功元勲校諸平時封拜何但霄壤哉然陪葬之一抔尚存配享之祔位不撤祀典之廟貌如生顧使其傳泯焉如此疑非所以昭先烈示後勸豈有司未嘗舉兩漢故事以請而至於斯乎如有以興滅繼絶之說

言之於上亦庶幾可以慰高廟在天之靈而報功盛典媲美殷周矣諸士子生長南服必能記其運籌決勝之方與其攻城略地斬將搴旗之勇請詳著於篇以助有司之册府勲庸者

考教職策問

一

問先儒謂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然則讀其書而不知其說可乎論語之書傳者别有齊論一篇何以不存

孟子之書說者謂又有外書四篇何以不傳論語蓋孔門衆弟子所録或者謂成於曾子有子之門人其說孰得孟子蓋亦其所自著或者謂出於公孫丑萬章之徒其說孰是治大學在論孟先讀中庸在論孟後學者工夫固不可躐而進歟孔子之言皆自然孟子之言皆事實聖賢詞氣將不可强而同歟後世之於二書也有起刀筆而知論語用為佐治之本者其所見雖懿或未能究其大全而通之邪有為大儒而不知孟子至為疑孟

之書者其所見雖偏固未能掩其衆美而議之耶諸士子將來有師儒之責其教人宜莫有先於二書者矣請著於篇

二

聖人之道中焉止矣而學之者雖大賢亦不能無弊也自河洛之學行而考亭實嗣其傳然在當時與考亭並出者有湖南之學有金華之學又有臨川之學永嘉之學今折衷以考亭之言則謂湖南之學失之過高金華

之學失之不及所謂失者何所指歟謂臨川之學偏於持守永嘉之學偏於事功所謂偏者何所見歟觀考亭之書所以箴其失藥其偏者屢矣而卒未能使之適中何歟豈尊其師說而弗變歟抑拘於氣質而不可以加進歟苟問之弗審辨之弗明則大繆起於毫釐而望底於大中之域難矣諸士子將出其學以教人其悉以對

三

迺歲河決張秋水溢姑蘇上勤聖衷累遣詔使蓋凡有

一言一策可取者舉得自見而況農田水利之説亦學者所當究心者耶夫黄河之水自汴趨淮以入海而黄陵岡乃河流東下之喉襟説者謂此岡廢而不築故有今日之决然乎姑蘇之水由太湖下松江以入海而白茅港乃三吳泄水之尾閭説者謂此港淤而不浚故有今日之患是乎黄陵岡茍未就緒則青滄之境徒駭馬頰諸處皆河之故委禹貢所謂九道者若聽其北徙而導之勢順而功易第不審於東南漕計可無礙乎否也

白茅港既未即功則三吳之間劉家港鹽鐵塘諸處皆江之故委禹貢所謂三江既入者若隨其所在而浚之力分而利博第不審於遠近民田可無損乎否也夫修築之功鉅而國用方匱疏浚之役勞而民食孔艱茲欲使功成而下不擾患除而民不饑何施而可諸士子將有教人之責計必取法安定而究心於此者請悉言之

私試策問

世之論士以為年少則浮薄年邁則老成故上之人於

士卒待其遲暮而後用之然考諸傳記有年二十四中興漢室為雲臺之冠者有年二十四從定江東成赤壁之功者有年二十八定策隆中雖關張宿將皆安為之愧服者有年三十五侍謀軍國雖李郭元勲皆陰受其建畫者有年二十九當建安之末為參軍筭無遺策有年三十當建中之初為內相克濟多難有年三十一而捫虱談當世之務者有年三十二而建節負滅敵之志者有年三十一以學士本兵卒之舉澶淵之役有年三

十三以侍郎出督遂能平苗劉之亂或年三十二為參謀卒之拜御史人為之膽落者或年三十六位樞府卒之任招討賊為之膽寒者凡若此皆所謂少年未更事之人也將上之人誤用之而偶中乎則考其平生皆綽有定見非僥倖嘗試者之為也如上之人必待其年邁而後用之乎則尚論其人而退計其事必有後時失機之悔豈古人所以惜老成者亦必自其少壯而用之使其更事愈多閱世愈熟雖衰老而不忍釋之乎抑少壯

之時置之散地直待其遲暮昏眊而後乃用之則史之所書又不誣如此諸士子幼學久矣亦必有壯行之志雖用舍存乎人然所以自處者亦不可不豫定也請悉著之

會試策問

一

問古昔帝王創業垂統必有謨訓傳之家邦我太祖高皇帝立法定制製為祖訓以遺東宮親王又命編輯前

代善惡為昭鑒錄以賜諸王盖重根本蕃枝葉為億萬載隆長之計其視法術之賜詩書之教帝範之作開元之訓仁孝之詩戒子之篇以至承華之有略元良之有述萬萬不侔矣是書雖藏在祕府而見諸聖政之記儒臣所叙述者天下固已傳之諸士子亦嘗習聞而與知乎聞而知之請述聖祖之鴻猷大旨以為天下告則於明天子端本睦親之治不為無補也

二

問天下之治存乎紀綱而成乎風俗斯二者果相須耶亦各自為用而不能相通耶且二者之名起於何時二者之義何所於取漢唐宋之所以為紀綱者何如所以為風俗者何如其安危治亂可考而知也言紀綱者莫切於韓昌黎朱晦菴彼論議之士或以賞罰或以官爵或以法度或以井田其為説孰要乎言風俗者莫切於賈誼陸贄彼循行之典或詔公卿大夫或令二千石或遣諫官博士或大中大夫其為法孰善乎國朝統御之

初紀綱振肅風俗齊一遠過前代然歲久勢殊未免有偏而不起之處茲號令詳悉條格具備而救偏補敝返朴還淳之效猶或未臻不知古之人不賞而勸不罰而治不令而行不教而聽何以能然也有志於世道者寧可默焉而已乎

三

問學者於前賢之所造詣非問之審辨之明則無所據以得師而為歸宿之地矣試舉其大者言之有講道於

西與程子相望而興者或謂其似伯夷有載道而南得程子相傳之的者或謂其似展季有致力於存心養性專師孟子者或疑其出於禅有從事於小學大學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於老夫此四公皆所謂豪傑之士曠世而見者其造道之地乃不一如此後學亦徒因古人之成說謂其爾然真知其似伯夷似展季疑於禅疑於老者果何在耶請極論之以觀平日之所嘗究心者

問政有名有實名與實應則治成故忠信誠慤可以結民虛偽誣罔不可以為化昔人有是言矣自省成考課之法弊在漢或綜核名實而計簿欺謾戶口增偽或責課公卿而屯田警備失實者多在唐或銳意治功而邊鎮交兵器械幾盡在宋或躬親庶政裁抑僥倖而用刑行政審官納諫之實猶有議焉彼皆願治之君而名實之不相應如此然則將聽其所為而終莫能正邪抑別有其道也今天下之政名存而實弊者不可縷數必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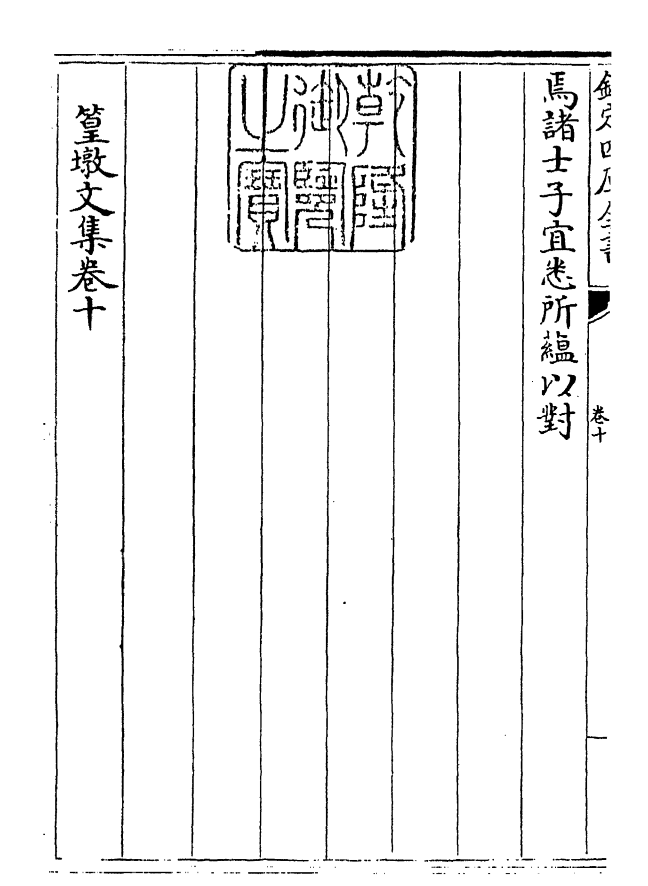
使上下孚信内外孚感終始貞固復古道於數千載之上不可謂不難矣試與諸士子圖之

五

問民為邦本而兵所以為國禦侮有天下者庸可不加之意乎我太祖高皇帝御極恵民養兵度越前古其在當時民安於供賦而樂兵堅於捍衛而嬉可謂盛矣承平既久民之版籍猶昔也然轉徙者未能招來山澤所藏或有他虞將何以處之兵之尺伍猶昔也然逃亡者

莫可究詰戰守所繫恒有隱憂將何以拯之列聖以來增有司以撫民其恵亦周矣何版籍之卒難於復也責憲臣以清軍其法亦嚴矣何尺伍之卒難於充也豈均輸太重不能懲減有假託以為利者乎抑公作頻繁不能加恤有並縁以自殖者乎江南之民雖若稍裕然課辦多矣設有歉歲孰為之繼三邊之兵雖若素整然後戍疲矣脫有警報孰任其責此皆宵旰之慮當路者所欲聞也如欲使民復而内以實兵足而外以固必有道

焉諸士子宜悉所蘊以對



篁墩文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陳燦

篁墩文集卷十二

明 程敏政 撰

考論說辨

詩考

按孔子删書凡百篇删詩凡三百五篇皆遭秦火而絶漢興罷挾書之律經生學士乃敢掇拾於煨燼之餘料理於記誦之末而書之所出者非一時所得者非一手參互考定為五十九篇亡者幾半而識者尚不能無真

偽之别今古文之疑也詩也者與書同禍漢初傳者有齊魯韓毛四家而三百五篇完整如舊其藏之何所授之何人此固已不能不啟人之疑矣三家亡而毛氏獨行子朱子從而為之集傳其深闢小序之非有功於學者甚大而愚者讀之猶有所不能領解者非立異也無當於心而不敢以自欺也劉歆傳云文帝時詩始萌芽皆諸子傳說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推此意也則知今詩

乃出於漢儒之所綴輯而非孔子刪定之舊本矣詩之
名始見於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大抵
古詩皆樂也詩雖有風雅頌之分而皆主於樂亦猶易
雖有辭變象之别而皆主於占也古者胄子之教過庭
之訓皆於詩乎得之所謂養其良知良能者也而今之
詩乃取夫狎邪淫蕩之詞襍乎清廟生民之列言之汙
齒頰書之穢簡牘師何以授之於徒父何以詔之於子
而况聖經賢傳之旨本以為治性養心之具曰非禮勿

言非禮勿聽也曰口不道惡言耳不聽淫聲也其嚴如此詩也者心之聲而發乎性情者也孔子删而定之放其鄭聲以為萬世之常經顧乃有取於斯則其所删者為何詩而其所放者又何聲哉或曰古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故美惡不嫌於兼取也是大不然陳詩觀風不過曰某地之詩其可傳者若干如二南之類則其風之美可知也某地之詩其可以示戒者若干如刺淫之類則其風之䙝可知也至於某地之詩無可采者則其風

之惡亦不言而喻矣豈必以其狎邪淫蕩之詞而盡陳之哉且詩者求治之一端耳其他之可以觀民風者固多也施于政麗于刑而見于官府之文法者何限謂叅之詩可也而必求之詩可乎亦恐先王不如是之迂也大槩小序不當以淫者自作之詞為刺淫故朱子辭而闢之然刺淫二字則實古者講師授受之言得之孔門而不可誣者何哉漢儒徒見三百五篇之目散軼不存則遂取孔子所刪所放之餘一切湊合以足其數而小

序者不察亦一切以其得於師者槩之曰刺淫此其所由失也朱子闢之是也然集傳則又以孔子鄭聲淫之一語為主凡鄭風之中小序以為懼讒思賢刺廢學而閔無臣者皆舉而歸之淫則亦未免於矯枉過直者矣夫諸詩既無指名又無證佐苟以善心逆之則淫可以為雅以不善之心逆之則雅可以為淫漢儒故有以二南為刺詩者矣說詩者豈可棄其已然之疑信者而以臆見懸斷之哉由是觀之刺淫之詩乃孔子之所必存

者也淫者自作之詩則孔子之所必删者也古今人情不大相遠而理之在人心者無古今也如有以狎邪淫蕩之辭與伊川擊壤之集朱子感興之詩倶收而並録之曰與學者講肄而誦習之曰此將以示勸也彼將以示儆也其不以為侮聖言者幾希又日以之敷陳演說於講幃經幄之前曰此將以示勸也彼將以示儆也則下流於不敬而蹈誨淫之轍上以為故常而啟效尤之心其賊經而害教有不可勝言者矣或曰春秋亦孔子

之筆而所載者多簒弑淫亂之蹟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垂法立戒云爾詩之所存亦此意也是尤不然詩之與史其體截然不同也故稱孔子者於春秋曰修修則有褒貶之義焉其法不容於不備也於詩曰删删則有放鄭聲之義焉其法不容於不嚴也集傳云深絶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辭於詩以為戒愚以謂詩之與樂無二道也茍易詩之一字以為史則垂法立戒之義蕪舉而益明矣或曰冑子之教過庭之訓太史之陳亦取

其善者耳其不善者則姑置之以示戒而不以教不以訓不以陳也如此則直詩耳亦何煩於聖人之刪而謂之經哉其不然矣詩之為教盖無出温柔敦厚思無邪之兩言茍去淫者自作之辭而存刺淫之作則其說可通也不然求其說而不得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而聖人刪詩放鄭聲之意終不白於後世矣朱子學孔者也以為此經實出聖人之所刪定故深闢小序之非少袪學者之蔽而豈逆漢儒之欺哉漢儒亂大學矣而朱子

訂其章句漢儒亂周易矣而朱子訂其經傳漢儒壞禮與樂而朱子編三禮不究其義集詩傳僅止於此是漢儒之幸而後學之不幸也噫取押邪淫蕩之辭垂之萬世而為經其罪大且久矣今故重加決擿別為此編雖極僭踰不敢逃避者非立異也無當於心而不敢以自欺也亦果於非漢儒而篤於尊聖經云爾

老氏論

釋老二氏同禍天下而人不知老氏之罪甚於釋者不

知老氏之本也世之知老氏者有二焉以其有禱晴雨役鬼神驅魍魎與夫齋醮符水之説則謂之正一之教以其有長生久視之説則謂之全真之教是二者皆非老氏之本也予考之周禮太祝掌事鬼神曰禬禜以除凶荒禱水旱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是禱晴雨之説也方相氏帥百隷而時儺以索室毆疫大喪以戈擊壙之四隅毆方良是役鬼神之説也壺涿氏掌除水虫以象骨午貫牡橭而沉之則其神死淵

為陵神謂龍罔象之屬庭氏掌射天鳥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是驅魍魎之說也小祝掌禳禱以祈福祥遠皋疾而素問亦曰往古之醫祝由而已是齋醮符水之說也凡是四者在前古之時多掌於官府降及後世官失其職而老氏之徒竊取之非老氏之本也河圖洛書見於火候之說先天後天之圖亦出於此至陳邵兩賢始表章之遂為萬世理學之正宗而參同契一書至勤朱蔡師生為之注釋盖古者士窮無以自見

而獨善其身者之所為也老氏之徒竊取之非老氏之本也然則老氏之本何在曰先儒則有成説矣而人莫之知也權詐者老氏之本也當周之末世先王之道不行而人心放溺以孔孟之賢聖而不得位以拯之乃徒見諸筆舌之間以望後世則固付之無可奈何矣老氏之徒窺見其幾以為人性之不能盡善則陰為不善而陽揜之亦足以名世矣夫老氏倡此道於人僞滋甚之時人亦苦其陽為不善之可耻也則靡然從之由是申

韓之刑名蘇張之縱横良平之隂謀嵇阮之曠達羣起四出以就功名蓋不特迷暗者惑之而高明者亦甘心焉其平生之巧中詭遇自喜以為能事得計者無不出於老氏老氏之權詐流毒至此而人不知其罪者不知其本也夫釋氏兼愛而老氏為我兼愛之道雖足以罔民其意猶欲勉人之為善至於為我乃人人自便之計而老氏倡之遂至膠固纒綿於天下後世而莫之能解如色之迷人豈惟陷其術中而不悟雖悟矣而安處之

無如之何此老氏之罪也彼世之罪老氏者乃猶指其禱晴雨役鬼神魍魎與夫齋醮符水長生久視之說亦見其末矣

伍員論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一也不幸而處其變則如之何曰君臣之合以人父子之合以天以人者可絶而以天者不可絶故舜禹不敢以非禮加諸瞽叟伯鯀而上有桀紂之君則下有湯武之臣不謂之篡奪而謂之弔民伐

罪上有太甲昌邑之君則下有伊霍之臣不謂之跋扈而謂之廢昏立明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禮曰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不聽則逃之子之於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此可見以人者可絶而以天者不可絶故也然又當權其中使親義不至於偏廢若曰以有過之父而見誅於有道之君則不敢以親賊義鯀廢而禹興是也以無過之父而見殺於無道之君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奢見殺而子員復讐是也處變之定理盖不

易此而蘇轍乃譏員逆天傷義是豈復有人心者哉且平王之為君也堯舜之君乎抑桀紂之君乎太甲昌邑之君乎此不待辯而明矣彼平王殺其子妻其婦獎奸回戮忠良有臣如湯武者弔民伐罪可也如伊霍者廢昏立明可也顧員上不能為湯武下不能為伊霍則以吳之師破楚入郢而鞭其墓以發至憤其志亦可悲矣為轍者但知夫平王前日為員之君而不知今日為員之讐豈惟不知父子之親亦不知君臣之義矣夫君者

天下之義主也君而至於使人讐之則孟子之所謂獨夫耳禮曰父母之讐弗與共戴天然則員之所鞭者非平王乃獨夫也而謂其逆天傷義是無父之人也昔王裒以父死非命終身未甞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朱子取而載諸小學之書以實父子之倫則員固朱子所不棄者然予獨悲夫員之所為尤有可憾者焉昔張良以五世相韓憤秦之滅其宗也則佐漢高帝誅秦而立韓公子成及項羽殺成則又佐高帝襲殺羽於固陵讐

復恥雪則遂謝病辟穀託從赤松子遊以明其心之為韓也使員當入郢之後投戈解甲翩然辭呉之爵禄而退處於深山長谷之中以示其所遭之不幸豈不可以盡全歸之孝哉惜乎其志不足及此而反以譏見禍於他人之手也

陳平論

西漢之士其策事率以利而不以義若陳平則其尤者何以知其然以淮陰侯之事而知之夫吕氏之殺侯千

古之所共憤而予以為平實啟之呂氏特成之耳方人之告侯反也高帝自意之不決問於羣臣而不決其不決者豈帝真不之知哉誠有以惡侯之罪而念侯之功故排徊猶豫持兩端於心胸之間當此時也得好義者一言則生得好利者一言則死侯之生死繫於人言蓋不容髮而帝乃取決於平為平者宜對帝曰侯定列國取項羽握重兵在外者十年顧不反今天下已定裂土而王其志願亦足矣且侯素號明智豈不知天命不可

以僭跡此觀之則告者之妄不言可知陛下宜抵告者罪而取上變之書緘之付侯以示無他則侯必束身歸朝胼首請罪其戴漢之恩益深臣節益堅而為國之藩籬益固此策之上也且告變者其真偽未可知而叛逆大罪固不可以輕加亦不可以未滅陛下宜使親信腹心之臣覘於楚之境上人惟不為則已為則自有不能掩者覘之而得其實則使使持節名侯名之不來然後六師移之未晚也偽則宜速斬告者以安功臣之心仍

以璽書慰侯此策之中也若從羣臣之言不論事之真僞遽興無名之師則侯之反形未具雖家置一喙以喻侯之當誅其孰聽之況陛下新一天下之初事多未遑而首戮元勲則人人自危雖左右服事之臣亦為之凛凛懼矣使陛下果若人言則策之下也平計不出此乃曰陛下精兵孰與楚諸將用兵孰與侯如此而兵之是趨之反也臣竊為陛下危之豈非所謂人落陥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且下石焉者乎及帝問其策則曰古者

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
陳楚之西界侯聞天子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謁謁而
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是果何等語哉正虞廷之所
謂讒說孔子之所謂利口孟子之所謂逢君之惡者也
嗚呼平一言而使高帝為無恩之主元勲受無罪之誅
平亦不義之甚矣或曰侯雖被擒至洛陽赦為侯固未
死也而遽歸罪於平無乃甚乎曰人之禍福必有胚胎
平之計一行而未央之事已兆於此王導所謂我雖不

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者也乎蓋不足責矣予獨慨夫古之大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而高祖乃甘心於平以得侯為漢子孫無窮之利世降愈下而義利之辨愈乖蓋使人有不勝其憾者矣

孔明論

或曰昭烈伐吳乃千古之失策而孔明畧無一字之諫當時武臣若趙雲者乃有國賊曹操非孫權之言然則孔明之智不足以及此乎曰非也伐吳之失策孔明諫之

不聽而昭烈悔之不及人特未之知耳何以知孔明之諫孔明之初語昭烈曰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孔明之初意如此後來之諫可知矣何以知昭烈之悔永安之詔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終定大事且昭烈方敗於孫權其慚憤以圖再舉不言可知而託孤之際乃舍權稱丕意必孔明之諫有如雲之言者故昭烈至是乃悟其言而深恨始謀之不臧也曾是而謂孔明之智

不足以及此乎曰昭烈之於孔明嘗有魚水之喻矣跡是觀之則孔明之言昭烈固有不能盡用者哉曰豈特不能盡用而已盖所謂十不一試者也孔明之言曰荆州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使孔明處此盖必有策而昭烈追景升之顧寧舍之以去反為逆操之資赤壁之勝雖幸得其半而終不能守盖非孔明之初意矣又曰益州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將軍既帝室之胄若跨有荆益漢室可興矣使孔明處此亦

必有策而昭烈乃聽法正之詭謀襲取成都雖得璋而理不直又非孔明之初意矣孔明所以興漢之策蓋素定於草廬三顧坐談之頃其大者則取荆益援孫權而昭烈曾無一之見從而後世乃歸之天不祚漢豈不過乎曰孔明嘗自歎法孝直在必能制主上東行然則孔明之智不逮正矣曰非也孔明嘗勸取益州昭烈不聽而聽於正伐吳之舉孔明亦必諫之不聽而思其人也正言難入詭謀易從雖大賢君子猶所不免而況昭烈

乎

士農說

天下之人無過士農兩途而後世每病其有遊手之農盜名之士者何哉曰業有所因以廢弊有所因以起故夫以牛墾田而後天下有遊手之農以書鋟梓而後天下有盜名之士且以牛墾田本所以利民而天下之農乃有遊手者何也盖古者以兩人耦耕不知用牛之利而牛惟以服車故易曰服牛乘馬書曰肇牽車牛遠服

貫詩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盖當時一夫不耕則不得食故農未有不從事於南畒者降及後世以牛代人一牛之耕足以供數人之食而農之業始廢於是從事于南畒者無幾而旁觀以待食者過半夫民勞則不暇乎其他而逸則必至於生事故盜起訟興而治化不能逮古故曰天下有遊手之農則以牛墾田之弊也以書鋟梓本所以便士而天下之士乃有盜名者何也盖士之為學不過知行二者古之人知一事則行一事而竹簡

韋編不為野朴至於漢儒力行之力漸微而淹貫一經守其師説致知之功猶為近古則亦以其手自傳録之難勢不能泛及故也曹操嘗問蔡琰家書琰所記四百餘篇請給紙筆繕寫送上蘇軾亦謂宋初之人求史記漢書不可得幸而得之晝夜手抄蓋當時鋟梓之説未有也自夫後世鋟梓之説一行學者不知致書之難一切趨于茍簡而士之業始廢百家衆技與夫程子所謂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者汗牛充棟又足以蠱學者

之心志而六經語孟之書反以為科目之具既已得儁則不復容心其間而世所謂士者口耳之學爾其僅足以名世者則一以辭章高下為學之淺深夫行不逮古人知不逮漢儒而以辭章為業則是名為士而實則非故曰天下有盜名之士則以書鋟梓之弊也夫古之人其為計雖若甚拙而其利之也深其立法雖若甚迂而其便之也久後世之巧捷雖可以快一時而較其得失反出其下若二端是已嗚呼出古人之下者又何止於

此哉

報應説

淮陰侯佐高祖平列國取項羽天下之大功也而見殺於女主何進與袁紹謀誅宦者安帝室天下之大忠也而見殺于寺人此後世君子所為痛惜者也予獨以為之二人者亦自有殺身之道焉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葢福善禍淫之理相為隠伏其見諸人者捷如影響之於

形聲人但見其感應之遲遂以為彼蒼者若罔聞知殆所謂褻天者也以史考之酈食其不煩尺矢片甲下齊七十餘城其功偉矣而淮陰嫉之自以已為大將握重兵在外而功反出書生下遂進兵擊齊齊王以食其為紿已也而烹之則烹酈食其者非齊王乃淮陰也何太后專制孝仁董后積不能平而進以太后之兄為大將軍執國政且惡董后之姪重其權勢與已同乃誣奏董后不宜居京師少帝許之進遂發兵圍董氏之宅收重

免官俾之自殺董后亦以憂死則殺董重者非少帝乃何進也夫二人者嫉人之有功忌人之軌已必欲取而置之死地乃欲保成功永終譽幸死於牖下其亦不思之甚矣然則二人者之死特假婦寺之手耳彼食其與重何罪哉傳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也二人者忌嫉之念一萌而殺人之心無所不至然卒之亦足以自殺其身則福善禍淫之理蓋可畏矣嗟夫功過不相掩也彼二人者功忠固可痛惜然表而出之特以

戒夫世之忌嫉者

辨河間志程知節墓

按舊志唐盧國公程知節墓在滄州之將相鄉有土阜二南北相去不滿百武南一阜高三丈周迴二十丈故老相傳知節從征遼東道卒遂葬於此土人號其地曰程家林鄉曰將相鄉北一阜頗低以為山人既卜葬知節亦卒因附葬之其說甚謬然卒無以審其所從來予考之唐書知節卒陪葬昭陵昭陵在長安距滄州盖風

馬牛之不相及其謬一也太宗征遼時知節為瀘州都督實不在行其謬二也且知節卒於高宗顯慶三年上距太宗征遼將十五年今謂從征道卒其謬三也然則此二阜者果誰之墓乎蓋唐橫海軍節度使程日華及其從子懷訊之墓而土人傳訛以為知節耳何以知其然以史考之德宗時立橫海軍節度置司滄州日華以興元元年為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既卒子懷直繼之官至尚書右僕射嘗入朝從兄懷訊因代為節度使既卒

子執恭繼之官至司空封邠國公元和十三年改邠寧節度使盖程氏凡四世據有滄景之地則此阜為日華懐訊之墓無疑也且程氏世鎮滄州將四十年史稱日華家人子弟列宿衛者三十餘人則在鎮留居者必衆故地曰程家林又曰華父子兄弟皆建節鉞位兩府封上公故鄉曰將相鄉而土人但見有葬者其勲名爵位輝赫若是莫知其誰何直以稔聞知節之名遂謬為之說如此予恐無以解後來之惑故特為之置辯

宋太祖太宗授受辨

太祖太宗授受之際所以致後世之疑者誰乎曰李燾刪潤湘山野録而啟之陳桱附會涑水紀聞而成之不深考者以為實然爾夫燾之所以啟之者何也曰燾為長編以太祖顧命實録正史不載而刪潤野録之事附其下初意本以備闕文然野録謂太祖太宗對飲燭影下時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而燾改不可勝為遜避太祖下階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而燾改戳雪為戳地

好做為好為之又加大聲二字野錄出於僧文瑩之傳聞固不足據就其中考之如所載太宗慟引羣臣環瞻聖體玉色瑩然等語則亦初無毫髮可疑之隙而燾略加刪潤遂不免有畫蛇添足之病夫燾既刪潤之以為正文矣而又細辨其非者何也曰實錄正史皆謂太祖有疾命內侍就建隆觀設醮而野錄以為無疾方且登閣望氣下階戳雪紀聞謂癸丑帝崩王繼恩始名晉王入宮而野錄以為太祖壬子夜名晉王屬以後事遂宿

禁中故蘄反覆致詰於太祖之病否太宗之出入時日之先後本以為删潤之地而不自知其删潤之語未瑩反以啟後世之疑也夫桱之所以成之者何也曰桱止據燾所删潤者書之又於好為之下妄以已意添俄而帝崩四字復以宋后母子託命之語繫之則遂駭人之聽聞矣母子託命之語本為王繼恩名德芳而發出於癸丑帝崩之後而桱以屬之壬子且削去名德芳之事而獨存此語則是不知紀聞野錄兩書之文本相牴牾

强合於一其附會比盡之删潤抑又甚焉近世保齋宋論復指桯所書者以為太祖太宗事之首尾不過如此則其不考又出桯下矣然則宋后名徳芳之事信乎曰正史實録載之紀聞又出温公事當不妄盡并疑徳芳非宋后之子則過矣徳芳在當時年最少育於宋后或為所鍾愛皆不可知但事出於兩人所記而不同者當視其人温公可據之人也温公可據則文瑩可出名徳芳之事有則留宿之事無矣或乃謂盡之删潤盖有意

著太宗之惡姑引野録以藉口而又自破其說以避禍則臆度之大過又恐李燾復生不肯自當爾史稱燾博極羣書其為長編專務廣采擇焉不精殆有所不免也或曰太宗子孫繼立故人無敢言者然南渡孝宗以後其事當無所諱亦無一人言之者何也借曰高宗授受之懿可以盖前人之愆故其跡益泯然元史成於歐陽圭諸公當時復何所諱又無一語及之盖必有定論矣不然此何等大事而不加之意哉或曰太宗於太祖崩

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廷美徳昭不得其死皆足以追證燭影之疑是又不深考之故也不踰年改元五代常事宋乃太祖第三后長編謂其崩太宗設次發哀羣臣奉慰以后初立未嘗降詔故喪儀多所貶損百官不成服固當時禮官之過也就使因名徳芳而銜之則其事亦在太祖崩後矣廷美之死趙普為之太宗固有不得辭其責者至於徳昭之死非出於幽囚蹦逼之舉長編謂太宗育其子惟吉於禁中日侍中食凡八年始

出閤詔邸第供億悉與親王埒諸王子不得偕也况德昭因他日行賞一言之憤不惜一死乃忍其父為人所戕而噤不出一語哉就使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德昭之死皆出太宗則亦未可以其後來之不善而遂逆探其有今將之心加之以無名之罪也胡一桂楊維禎梁寅之流銳欲以簒弒加之恐皆以不見李燾全書之故正猶獄官不據人原發之案而深文巧詆鈎致其罪偶有刻吏見而喜之又從而和之此太宗之事所以

不能自解於今日也或曰太祖既欲傳弟何不使太宗正太弟之名考之九朝通略謂唐天祐以後建儲之禮不復講行至太宗立真宗方知討論故事又五代凡當次者多領開封尹故太宗廷美相繼為之則知太祖亦承唐末五代之習兼以年歲之未邁耳是或將有待焉而遽自意其死乎夫傳疑史法也茍無疑可存則亦何必摭拾小説强為之辭以滋後世無窮之惑此壽㮶之罪也或又引宋朝類要載陳摶對太祖火日之説終有

可疑是不知搏於太宗初入朝終身未嘗見太祖其説
蓋不攻而破矣夫千載不決之論其可以懸斷者理與
事耳以事言之不過如此以理言之凡古之篡弒者多
出深讐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又必假手他人然後如志
未有親自操刃為萬一僥倖之圖於大内者觀太祖於
太宗如灼艾分痛與夫龍行虎步之語始終無纖芥之
隙太宗何苦而為此舍從容得位之樂而自處於危亡
立至之地病狂喪心者所不肯為凶殘絶世者所不忍

為而謂太宗為之斷乎其不可信也矧類要野録皆託於佛老之徒之口縱使有之亦儒者所不道而况於無乎予之所篤信者温公紀聞之外一無取焉爾

太古軒辨

陶淵明夏日北窻高卧清風徐來自謂羲皇上人此殆以古為高者司馬温公製深衣一襲以餽康節康節却之曰居今之世不敢服古之服又似以古為非者二公皆百世士而意見不同如此何歟或曰二公古其心而

不泥其跡不害其為同也郡人劉宗敏先生自號太古其將識二公之心跡者歟不可知也或曰淵明棄官歸隱寄傲一窻之下而宗敏壯年遨遊乎江湖之上日不暇給康節一古衣不肯服而宗敏不惜重購聚奇於一軒日與好事者樂之而以太古自名若是者其有得於二公否乎是誠不可知矣或曰不然淵明以古人為高乃弄無絃之琴以自娱不必舜文周孔之聲也康節以古服為非乃究先天之心學畫而為圖直上泝羲皇而

置文王以下不論由是觀之以為不古也而有古者存焉以為古也而有不古者寓焉此先正之所為不可及也今宗敏號精於琴又以先天之旨為抽添火候之説自以為得不傳之學於至人然則宗敏之心跡其不古而古者歟抑古而不古者歟皆不可知也必有能辨之者

論董公徐洪客

所貴於天下士者謂其識見超出乎衆人之上也周末之諸侯務相并吞以自强大不復知有君臣之義以項

羽之弑君天下不能名其為賊高祖之初意亦惟惡其分地不平故起怨兵以報私怨而新城三老董公乃獨說高祖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項羽無道放弑義帝天下之賊也大王宜率三軍為之素服告諸侯而伐之此三王之舉也其辭毅然不可犯高祖用之而漢業以成良平諸公曾無一人能知此義者六朝以來人安於篡竊不復知有弔伐之事以楊廣之無道天下不能聲其為獨夫雖太宗之才略亦且為殊錫受禪之舉昧大計

以就逆圖而泰山道士徐洪客乃獨勸李密曰將軍宜乗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鋭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不能用而其言至今讀者凛有生氣房杜諸公曽無一人能知此義者然則二君子之識見斯不可謂之天下士矣乎世未嘗乏才也顧多隱於抱關擊柝黄冠野服之流其長往而不返者何限當多事之秋乃或僅出其長以見於世而竒偉卓絶已如此然則為人上者豈可偃然自足以輕天下之士邪

論曹操

曹操之在漢人服其智而操亦以之自況曰吾豈四目哉但多智耳以予觀之操豈足以言智哉操之所以不即敗亡者天幸也夫操之圍張繡於穰城攻劉備於徐州也田豐嘗兩說袁紹以襲許矣其拒紹於官渡也孫策又嘗定部署以襲許矣其追袁紹擊烏桓也備又嘗勸劉表以襲許矣使三子者之計一行則操之敗亡豈待旋踵而袁劉不能盡人之言孫有暴客之禍謂之非

天幸可乎或曰操雖虛國遠征亦必有居守之臣留屯之兵以備非常之變則襲許之策烏能保其必勝哉是大不然方關侯之取襄攻樊也操固已相視無措惟議徙許都以避其鋭然則明知敵來不能起為之所而況於出奇制勝者哉操之危蓋屢矣而猶以多智自詭吾誰欺乎古之智者必以誠為之主而動不失正無欲速之心而有萬全之道焉若操之幸勝蔺免特所謂穿窬之雄耳烏足以言智

隋論

隋文之取天下與唐宋二祖無異而身不免於惡名國不免於閏位者何哉亦曰后德之不臧爾夫隋之亡也以煬帝廣而歸咎於后德也何居曰廣之立獨孤后為之也夫太子勇以無罪見廢而廣以愛幸奪宗則亡隋者獨孤后也今夫張湯杜周其所以致身起家者何如而能使其業之昌賢之隆者徒以子孫之賢耳矧隋文以一統之盛得中才之主任守成之責其有不能儷美

於唐宋二祖者乎顧乃以大器而畀之酗荒淫虐之子則后之罪也嗚呼周之興也以文王而太姒以聖德為之配舍伯邑考而人不以為少恩立武王而人不以為溺愛卒之化家為國而膺祚之靈長者莫加焉此無他用天下之公也廢立大事而徇私背公未有不亂者書稱桀之亡維婦言是用蓋帝之謂矣雖被弒之際抵牀大恚曰獨孤誤我亦何益哉

狄仁傑論

先儒謂狄仁傑未及復中宗年七十以卒所薦張柬之等嗣而成之柬之亦年八十矣使天不假年則事機一失國祚終傾仁傑之不早計於此有遺恨焉是大不然凡事之成雖出於人然其所以成者天也當武后末年中宗已還東宮而仁傑居相位其間豈無事機可乘而遲回以至於死固不可以言智然中宗既還東宮則天下者東宮之天下不言可知智者於此正當持重以銷羣慝而要其成固不可為萬一嘗試之舉此仁傑之心

而東之幸其功凡此皆天也就使東之不幸亦死而唐命未改天下豈無狄張之徒哉論者乃以其衰莫不早計為恨末矣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壽幾百年事紂終其身至武王年九十有三輔以太公亦年八十餘方始勝殷殺受大告武成由是觀之則文武太公之衰莫不早計甚矣傳曰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天之所興孰能廢之論者烏足以及此

貍奴論

家畜一老貍奴將誕子矣一女童誤觸之而墮日夕嗚嗚然會有餽兩小貍奴者其始蓋漠然不相能也老貍奴者從而撫之徬徨焉躑躅焉卧則擁之行則翊之舐其毳而讓之食兩小貍奴者亦久而相忘也稍即之遂承其乳焉自是欣然以為良已之母老貍奴者亦居然以為良已出也吁亦異哉昔漢明德馬后無子顯宗取他人子命養之曰人子何必親生但恨愛之不至耳后遂盡心撫育而章帝亦恩性天至母子慈孝始終無纖

芥之間貍奴之事適有契焉然則世之為人親與子而有不慈不孝者豈獨愧於古人亦愧此異類已

祀神考

我先尚書少保襄毅公之捐館也治命作堂於先祠之東以奉五祀而附以張仙之神若漢壽亭侯若遠祖忠壯公若唐越國汪公中丞張公惟時走方遠仕京師不獲與聞克儉弟以先公之不忘於此也即以其年庀工而成之暨走歸奉襄事讀祭禮乃復考訂異同著其說

於壁以示我後人

一論定司命竈中霤族厲門五祀

五祀之名見於禮之月令者曰門行戸竈中霤凡曲禮及周官小祀之注無弗同者白虎通則有井而無行至於祭法則又以為天子七祀曰司命中霤門行戸竈太厲也諸侯五祀曰司命竈門行公厲也大夫三祀曰族厲門行也此其說經不再見故先儒多是月令而非祭法然王制大夫祭五祀注曰司命中霤

門行厲則又與祭法相乖凡此六說雖參互交錯而皆出於秦漢諸儒之所紀録疑有不可偏主者走故從王制之注而獨以竈易行焉夫自天子以至庶人其樂生疑無不同者此司命之祭也自天下以至一國一家雖其地有小大之不同然皆謂之有土可也此中霤之祭也人之動也不能無出入而其居也不能無飲食此門與竈之祭也鬼無所歸則為厲故自天子以至大夫皆有之但以差等而異其名先王之

制仁之至義之盡也此族厲之祭也禮繁則亂事神則難戶之於門類也井行之於中霤亦類也而復祀之何居儀禮士疾病行禱五祀則司命族厲之當與可知也故今定著司命之祭以春取生育之義也竈之祭以夏火得令也中霤之祭以季夏土旺於中央也族厲之祭以秋取萬物肅殺消弭災沴之義也門之祭以冬歲交之際有陰陽闔闢之道也夫司命所以主有家之生本乎天也中霤門竈所以資有家之

用本乎地也族屬所以督有家之過本乎人也三者備而祭義明矣

二論定禖氏之祀

古有高禖之祭乃天子祈嗣之禮行之於郊又謂之郊禖疑非臣下所當僭然后稷實以祈高禖而生其事見於生民之詩則古之臣下亦有行之者矣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祈嗣之禮古必通於上下而今亡其制也近世以土木為像而嚴事之者曰張仙

莫知其所從起老泉賛之謂禱之而得二蘇亦不名其誰也其像張弓挾弾如貴游公子之狀或傳其為周之張仲事不經見而月令高禖之祭必禮御者帶以弓韣授以弓矢顯其有得子之祥也内則男子生射之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期其有事於遠大也故竊疑此像即高禖之神其易矢為弾者取誕子之義也獨張仲之事求其說而不得又竊以謂古者祭必用尸如夏郊以董伯為尸周公祭泰山以名公

為尸取其德之相類也豈周之祀高禖者嘗以張仲為尸乎語曰仁者必有後又曰孝弟行仁之本也詩稱張仲孝友尹吉甫資之以成其德則祈子而祀張仲或禮之以義起者歟但禖之稱高涉於僭而禮有別稱禖氏者亦猶天子之社謂之后土皇地祇而庶人之社謂之后土氏也故今定著為禖氏之神庶於禮為弗畔也

三論漢壽亭侯及遠祖忠壯公唐越國汪公

中丞張公之祀

漢壽亭侯忠義聞天下先公屢嘗夢之每出師則祀於帳中而侯實為漢死節於吳我徽郡故吳境也先忠壯公當侯景之亂越國汪公當隋末之亂皆有保捍州里功歷代著之祀典徽之人家尸户祝而忠壯公又程之大宗禮所謂先祖當有立春之祭者也中丞張公當安史之亂保江淮以遏强虜資中興則江淮以南不汙於腥膻不罹於荼毒者皆其力也江淮

以南祀之宜也昔尹和靖先生每旦必誦光明經或問之曰母命也夫異端之說君子尚不忍廢先命而誦習之況一代忠勲之臣有先烈焉有先德焉我先公奉之實以致夫景慕感仰之意耳亦非欲祀之以徼福也而小子其何敢不嗣敬之哉

篁墩文集卷十一

篁墩文集卷十二

明 程敏政 撰

辨

辨祁譜世次自周秦迄五代了無一闕可疑

按饒之景徳鎮有宋都官程公名祁者嘗撰程氏世譜三十卷起得姓之初而終於五季其間系次分合履歴詳簡最號精密蓋自宋以來凡程氏之有譜者必以此為按本之者進以為是不本之者斥以為非其説之得

行於一宗如此敏政每閲之亦歎其有功程氏而獨疑其自晉以上抵於周末事不見於經史何所稽憑而能歷歷著之使其昭穆分明了無遺闕一至是哉然又疑魏晉以來用門地取人凡大家巨室必有譜牒副在官府而祁生汴宋之時恐及見之不可知也近歲以來欲重訂本宗一房因徧考舊譜旁証他書而後知祁譜之果可疑也何哉以其所書河南房一派而因有以盡發其偽也祁稱據林寶元和姓纂謂陳亡忠壯公子孫徙